

中英对照 |

Travels of Marco Polo

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 / 口木 鲁斯蒂谦诺 / 笔录 余前帆 / 译注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英对照 |

Travels of
Marco Polo

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 / 鲁斯蒂谦诺 / 余前帆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可·波罗游记 (中英对照) / (意) 马可·波罗 (Polo, M.) 口述; (意) 谦诺笔录; 余前帆译注.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068 - 1718 - 9

I. 马… II. ①马…②谦…③余… III. 游记—世界—中世纪—汉、英 IV. K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3647 号

责任编辑 / 庞 元

责任印制 / 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 / 周周设计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51259192(总编室) (010)51259186(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37.25

字 数 / 1130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68.00 元

译者前言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是中世纪伟大的旅行家，他是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最早、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游记不仅在西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中国和意大利人民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

一般来说，所谓游记，多是记述名山大川借景抒情之作。《马可·波罗游记》（以下简称《游记》）则不然，它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是研究世界中世纪史和中国元史的珍贵文献。《游记》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的旅行纪实，以及途经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等地区一些国家的情况，不少章节所讲述的内容几乎就是我国元代社会的生动写照，可与我国的史书典籍和文物相互印证和补充。因此，阅读这部《游记》，不仅从中领略到旅游的情趣，而且可以增长历史、地理知识，实为一举多得。

一、马可·波罗生活的时代背景

马可·波罗的诞生地威尼斯，是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商业城市，交通便利，为西欧与东方进行贸易的中心之一。威尼斯的商人久已闻名于世，他们擅做生意，富于冒险精神，莎士比亚的名作《威尼斯商人》就是直接用“威尼斯商人”作为剧名，生动地描绘了中世纪威尼斯商人的形象。

威尼斯地处亚得里亚海沿岸，原属拜占庭帝国（也叫东罗马帝国），公元10世纪末成为独立的共和国。13世纪初，在威尼斯人的鼓动下，西欧的十字军发动了针对拜占庭帝国的第四次东侵（1202~1204），推翻了拜占庭帝国，威尼斯乘机取得地中海沿岸一些城市的商业特权，并占领了爱琴海的许多岛屿，夺取了拜占庭帝国的国际贸易地位，控制了地中海东部的贸易和交通。但此时在意大利西北部、地处利古里亚海沿岸的城邦热那亚共和国也已崛起。热那亚觊觎威尼斯的海上霸权，两个城邦经常发生冲突。1261年，热那亚支持拜占庭帝国复国，从而获得了黑海进出通道的控制权，从此两城积怨更深，战争规模也日益扩大。

此时，我国正值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年在位）。元朝是我国历史上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于漠北，号大蒙古国，五传至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改国号为元。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不断地向外扩张，相继消灭了金朝和南宋，并向西发动了三次西征，灭亡了西夏、西辽和花刺子模、阿拉伯

哈里发王朝，征服了阿速、钦察、俄罗斯诸部，建立了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三次西征使被征服的地区和人民遭到很大的破坏和伤亡，但其结果是使亚洲大陆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都在蒙古成吉思汗家族统治之下，客观上打通了中西交通的路线，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二、马可·波罗的生平

马可·波罗生于1254年，生长在威尼斯的一个商人世家，据说他的祖籍在今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地区的科尔丘拉岛（Koreula）。他的祖父名叫安得烈·波罗（Andrea Polo），生有三子，长子名叫马可（Marco），次子名叫尼古拉（Nicolo），幼子名叫马费奥（Maffeo）。三人俱以经商为业，擅长做国际贸易。老马可先在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开业，随后又在黑海北岸克里木半岛东南岸的苏达克设立货栈。他的两个弟弟也后来居上，向东方发展事业。小马可·波罗是尼古拉·波罗之子，他的名字与他的伯父同名，就是他的母亲为敬重他的伯父而命名的。

公元1260年，尼古拉和马费奥也带着贵重商品来到君士坦丁堡销售，获利颇丰，便商量购买一批新货由君士坦丁堡乘海船运出，以求获得更大利益。他们渡过黑海，在克里木半岛南部登陆，来到金帐汗国首都萨莱（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附近），受到汗王别儿哥的款待。回国途中，因别儿哥汗和伊儿汗国的旭烈兀汗发生了激烈的战争，按原路返回很不安全，他们只好折向东行。他们走到不花刺（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留居约三年，遇到旭烈兀派往觐见元世祖忽必烈的使臣，又随同东来，约于1265年抵达上都。

忽必烈接见了波罗兄弟二人，并委派他们出使罗马教廷。1269年，他们回到威尼斯。此时尼古拉的妻子已经去世，而小马可已经十五岁了。1271年夏，波罗兄弟携马可启程回元廷复命，他们穿越地中海、黑海、小亚细亚、西亚、南亚北部、帕米尔高原，进入元朝辖境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然后由南道继续东行，经忽炭（今新疆和田）、罗布泊等地，至沙州（今甘肃敦煌），又经河西走廊、宁夏（今宁夏银川）、天德（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等地，于1275年夏季到达上都。忽必烈汗接见了他们，并任用马可·波罗为皇室服务。从此，他们侨居中国达十七年之久。

据马可自述，由于他精明强干，受到忽必烈的赏识，因而多次奉命出使各地，游历了中国许多地方，还出使过东南亚和南亚诸国。据我国历史学家蔡美彪、李治安和陈炳应等学者考证，马可·波罗当时在华的身份是宫廷侍从兼斡脱商人。徐元瑞《习吏幼学指南》中称，斡脱为“见圣旨、令旨，随处做买卖之人”。斡脱是蒙古语ortoq的音译，意为合伙，他们是大蒙古国和元朝时期经营商业的官商，即受皇帝、宫廷、诸王等的委托，持有官府委付的文书，去各地采办商货或经商、放债谋利。他们既有便利的优惠条

件，又受到各地方政府的保护。这便是马可所说的“奉命出使”的活动内容，他还在扬州担任了3年负责管理商务或盐务的官吏。

波罗一家久居中国，怀念故土，1291年初，他们随元朝公主下嫁伊利汗国的船队从泉州起程回国，1295年回到故乡威尼斯。马可·波罗离家时只有十七岁，回到故乡时已经四十一岁，历时24年，真可谓“少小离家老大回，儿童相见不相识”了。

据传，他们回家时，其房舍已被他们的亲戚占住，不让他们进屋，因为他的家人以为他们早已客死他乡了。而且，他们衣衫褴褛，口音和举止就像蒙古人，这也让亲友们产生疑窦。马可三人好不容易才进得屋来，经过再三解释，人们终于认出他们还活在人世，但是对他们的过去的行踪还是将信将疑。两天以后，他们宴请亲友，在宴会中他们三次换衣，每次换上的都是华贵的服装，并将衣服撕开分送给众人，令来宾惊讶不已。最后，马可将初到家时三人所穿的破旧的蒙古长袍取出，割开边缝，从中取出从中国带回的各种珍珠宝石，从行李中拿出许多自中国带归的各种物品，这才使亲友和邻里相信他们三人的确是从中国游历回来的。大家请他们谈在中国的见闻，马可在叙述其东方游历的内容时，动辄以百万为数，如城市中的人口或房舍，比起当时意大利的城市和人口，不免被视为过度夸大，加上他从中国带回了百万钱财，成为威尼斯的大富翁，因而得到“马可百万”的称号，他的家也被称做“百万宅”。

当时威尼斯和热那亚两城邦之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双方的商船都配备了武器装备。波罗一家所拥有的商船也不例外，被装备成了一艘武装战船，并由马可亲任船长。1296年，也就是马可回乡后的一年，威尼斯的船队同热那亚的船队在地中海东部的拉亚苏兹附近海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海战，马可·波罗指挥的商船也参加了战斗。最终，威尼斯的船队全军覆没，马可也战败被俘，被投入热那亚的监狱。

由于马可的名声很大，热那亚人对他优待有加，监狱内外经常有人要马可讲述他在中国的见闻。有一位名叫鲁思蒂谦诺^①的狱友，是一位小说家，文思敏捷。为了打发狱中的难熬时光，他劝马可把1271至1295年在东方游历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流传后世。于是，由马可·波罗口述，鲁思蒂谦诺笔录，于1298年写成了一部旷古未有的奇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马可·波罗游记》。他的这部《游记》受到家乡父老的热烈欢迎，据16世纪意大利地理学家赖麦锡^②说，马可·波罗在1299年口述完成《游记》，“几个月后，这部书已在意大利境内随处可见”。

笔录者鲁思蒂谦诺是意大利比萨人，自幼学习法语，因为法语在当时是地中海地区各国交往时广泛使用的语言，很受当地知识阶层的重视。鲁思蒂谦诺后来还前往法国深造，专门研究骑士文学。他于1270年用法语写成的一部骑士传奇小说《梅里亚杜斯》(Meliadus)，在各国君主和王公贵族，以及骑士小说的读者中广为流传，拥有大批的书迷。由于他学识渊博，富有教养，所以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鲁思蒂谦诺老师”。

鲁思蒂谦诺从法国回到意大利以后，也赶上了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发生的战争。

1296年鲁思蒂谦诺参加威尼斯舰队，也因战败被俘，跟马可在狱中相遇，成为患难之交，因而产生合作著书记述《游记》一事。

由于鲁思蒂谦诺精通法语和骑士文学，因此《游记》的最初是用一种当时流行的法语—意大利语混合语言写成的，《游记》的笔调也带有浓厚的骑士文学色彩，以致当时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被人们认为是虚构的文学作品。据称，《游记》引言中所写“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骑士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如果你们希望了解东方各国、各辖区、各地方不同的风土人情，那就读一读这部书吧！从本书中你将发现，世界各地尤其是亚美尼亚、波斯、印度和鞑靼等地的奇风异俗，都分别记录在马可·波罗的这部书中。”这样的开头，在研究《游记》的学者眼里，与其说是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叙述，不如说是鲁思蒂谦诺的骑士文学的笔法。又如《游记》中有关战斗场面的某些精彩叙述，有声有色，气势非凡，也可以看出是描写骑士征战的能手鲁思蒂谦诺的手笔。总之，《游记》成为不朽之作，鲁思蒂谦诺功不可没。

马可在热那亚坐牢期间，他的父亲和叔父焦急万分。他们原想从中国回到威尼斯以后，便给马可物色佳偶，让他早日结婚生子，从中国带回的百万家财也就后继有人了。没想到马可可能要坐上二十年的牢，他们抱孙子的希望也将破灭了。还好尼古拉虽然年事已高，但是宝刀不老，便决定续弦。他再婚后四年，喜得三子：长子叫斯特凡诺（Stefano），次子叫马费奥（Maffio），跟叔父同名，三子叫乔瓦尼（Giovanni）。1299年，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城邦议和，马可只关了两年多便获释了，回到了威尼斯。

中世纪的西欧人也有封建时代中国人的思想，希望儿孙满堂。尼古拉虽然有了小儿子，仍希望马可赶快结婚，以便多子多孙。马可回来后，娶妻成家，妻子叫多娜塔（Donata），他们生有三个女儿，长女叫芳蒂娜（Fantina），次女叫贝蕾拉（Belela），三女叫莫瑞塔（Moreta）。马可结婚后就再也没有出过远门，但是仍本着商人世家的传统，重操祖业——经商。1324年1月马可·波罗卧病不起，不久逝世，享年七十岁。

总结历史学家杨志玖、黄时鉴和陈得芝等教授对马可·波罗一些年代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列出以下马可·波罗生平编年表：

宪宗四年（1254年），马可·波罗生于威尼斯；

中统元年（1260年，实际可能为1254年），马可的父亲尼古拉和叔父马费奥运货到达君士坦丁堡销售；

至元二年（1265年），尼古拉和马费奥抵达上都；

至元六年（1269年），尼古拉和马费奥回到威尼斯；

至元八年（1271年），马可随尼古拉和马费奥从威尼斯出发；

至元十二年（1275年），马可三人到达上都；

至元十五年（1278年）十一月之前，马可经过京兆（今陕西西安）；

至元十七年（1280年），马可奉使到达云南；

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四月间，阿合马被杀时马可在大都；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或二十四年（1287年），马可到杭州检校岁课；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马可在扬州任职和居住；
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287~1289年），马可出使印度；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马可到占城；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波斯阿鲁浑遣使来迎娶元朝公主阔阔真；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初，马可三人离开中国泉州；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九月，马可离开苏门答腊；
至元三十年（1293年）二、三月间，马可一行抵达波斯忽里模子港；
至元三十年（1293年）四、五月，马可在阿八哈耳晋见合赞；
元贞元年（1295年），马可回到威尼斯；
元贞二年（1296年），马可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
大德三年（1299年），马可在热那亚监狱里完成《游记》一书；
泰定元年（1324年），马可·波罗逝世。

三、《马可·波罗游记》对后世的影响

关于这部游记的书名，慕阿德—伯希和^③的译本与泽拉达^④的抄本原题作《Divisament dou Monde》，英文译为《Description of the World》，意思是“对世界的描绘”，中文译为《寰宇记》。在意大利，由于马可·波罗被称做“马可百万”，该书则通常被称为《Il milione》，英文译为《The Million》，中文译为《百万》，我国通常只称之为《马可·波罗游记》或《马可·波罗行纪》。

《游记》全书分为引言和四卷：引言讲述了马可·波罗一家来中国旅行的起因和来龙去脉；第一卷记述他们自小亚细亚至元朝上都沿途的见闻，包括我国今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一带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状况；第二卷记述元朝初期的政治经济、宫廷轶闻，中原、吐蕃、云南和江南等地的社会情况和风俗习惯，大都、太原、京兆、成都、苏州、杭州、泉州等历史名城的繁荣景况，以及缅甸和孟加拉两国的概况，该卷对我国的科学技术，如育蚕治丝、制盐、造纸、纸币制度、桥梁和宫殿建筑艺术、城市规划、市政管理、社会救济、植树造林等方面的成就和经验作了描绘；第三卷叙述日本、东南亚、南亚，以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概况；第四卷叙述蒙古诸汗之间的战争和亚洲北部的状况。

13世纪，西方在经济、文化上远远落后于东方。《游记》所介绍我国的上述情况和东方其他国家的情况，超出了当时西方人士的认识水平，被人们认为是“神话”，当作“天方夜谭”，马可·波罗也就被认为是骗子、狂人。至今威尼斯的马可·波罗故居所在地那条街还保留着“狂人街”的名称，就是当时人们认识水平的一个反映。那时意大利以至英国的学生，都用“这简直是马可·波罗”来比喻骗局。当年威尼斯的舞厅和游艺场

中，也常有化装成马可·波罗的小丑，讲些荒诞无稽的故事，以博众人一笑。

据称，马可·波罗临终时，他的亲友还认为他在生前撒下了弥天大谎，担心他死后进不了天堂，劝他忏悔，否认他的游记，以拯救他的灵魂。马可·波罗断然拒绝，声明他没有言过其实，并且令他遗憾的是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记述下来的还不到一半。经过七百多年时间的考验、各国学者的研究、中国史料和考古发现的印证，《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绝大部分是真实可信、有据可考的，有力地说明了马可·波罗并没有言过其实。

在1324年马可·波罗逝世前，《马可·波罗游记》已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他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大大地丰富了中世纪欧洲人的地理知识。1320年，马里诺·萨努托的世界地图中的新地理资料大多取自《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特别是1375年出的加泰隆地图，更是以它为主要参考书而绘制的，打破了宗教定论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成为中世纪最有科学价值的世界地图。以后的世界地图也大都以此为根据而绘制的，比如1410年出版的博尔贾地图，1442、1443年制作的利尔杜斯地图、1457年制作的毛罗地图、1538年的默凯特地图大都取材于《马可·波罗游记》，这是马可·波罗对地理学做出的重大贡献。

马可·波罗的时代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夜，《游记》把中国的文化艺术传播到欧洲，给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创造了一个模范的文明世界。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的广泛复兴。”

《马可·波罗游记》关于东方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富庶与文明昌盛的描述，给了西方人巨大的鼓舞和启示，激起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和热情，终于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文艺复兴的兴起，开始了向东方寻觅财富的探险，因而诱发了地理大发现。

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46~1506）年幼时就阅读了《马可·波罗游记》，十分向往中国，立志寻找一条通往中国的新航路，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市哥伦布图书馆中就藏有一部哥伦布阅读过的拉丁文本《马可·波罗游记》，哥伦布在书中做了300多条批注和标记，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哥伦布是多么沉迷《马可·波罗游记》。1492年，哥伦布终于奉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一世（Isabel I, 1451~1504年在位）之命，携带致中国皇帝的国书，率水手八十多人驾驶三艘海船，横渡大西洋，到达巴哈马群岛和古巴等地。后又于1493、1498、1502年三次出航，到达牙买加、波多黎各和中南美洲大陆沿海地带。哥伦布误以为到了印度，因而称当地土著人为印第安人。他还误以为墨西哥就是杭州，古巴就是日本。在航行中，哥伦布有一次在生命垂危时还对他的弟弟巴托罗美说：“希望你能把这次航行继续下去，一定要寻到一条通往中国的新航路。”足见哥伦布受《游记》影响之深，直到生命垂危的一刻，他依然坚信马可·波罗的记载，始终没有动摇。

葡萄牙的瓦斯科·达·伽马 (Vasco da Gama, 1469~1524) 曾于1496年 (明弘治九年), 自里斯本出发, 沿非洲西海岸航行, 经赤道, 绕过好望角, 由印度洋航行, 抵达印度西岸。此外, 葡萄牙的鄂本笃 (Bento de Goes, 1561~1607), 英国的约翰·卡伯特 (Giovanni Caboto, 英文John Cabot, 1450~1498)、安东尼·詹金森 (Anthony Jenkinson, 1529~1610)、马丁·弗罗比歇 (Martin Frobisher, 1535~1594) 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 都是在阅读了《游记》以后, 纷纷东来, 寻访中国, 打破了中世纪西方神权统治的禁锢, 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欧洲人这种全球性的探访, 地理上的诸多发现和成就, 追本溯源, 不能不归功于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深远影响。

如前所述, 马可·波罗还把我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 诸如天文、地理、驿站、货币、制丝、桥梁和宫殿建筑艺术、城市规划和设计、市政管理等方面的成就和经验, 甚至我国做面条的方法, 通过他的口述和游记, 在意大利和全世界广为传播, 对中西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促进, 起了巨大的作用, 并使西方后来居上,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走在世界的前列, 马可·波罗着实有着不可磨灭的启蒙功绩。

四、《马可·波罗游记》的外文版本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以后, 被认为“世界一大奇书”, 不胫而走, 辗转传抄。由于抄写者各种有意无意的误抄、遗漏、删节、篡改、加工润色, 各种抄本的内容便不尽相同了, 有的抄本卷帙浩繁、篇幅庞大, 有的抄本却只有区区两页, 面目全非。自从1477年第一个印刷本——在德国纽伦堡印出的德文版问世以后, 至上世纪70年代末, 世界各种文字的译本已在一百二十种以上。下面仅就有根据、有学术价值的版本 (包括手抄本和印刷本) 作一简要的介绍, 大体上可分为下列五类:

1. 老法文本、法国地理学会本 (F本)

此抄本为马可·波罗口述, 鲁思蒂谦诺用十三、十四世纪流行于法、意等国的文学语言——中古法、意混合语笔录, 故名老法文本。此版原为法国国王一个私家藏书处所藏, 现存巴黎国立图书馆, 编号为B.N.MS.fr1116号, 因而简称F本。这个抄本于1824年由法国地理学会作为《旅行记与回忆录文集》(Recueil de Voyage et de Memoires) 的第一集刊印出版, 因此又叫法国地理学会本。

1928年, 意大利学者贝内戴托^⑤出版了F本的补正本。这个本子是在F本的基础上把其他重要写本和印本所独有的内容补充进去, 较F本更为充实。意大利人奥尔多·里奇 (Aldo Ricci, 1893~1925) 将其译成英文, 1931年由英国学者爱德华·丹尼森·罗斯爵士 (Sir Edward Denison Ross, 1873~1940) 在伦敦编辑出版。而后, 英国学者罗纳德·拉赞姆 (Ronald Latham, 1907~1992) 重新翻译了贝内戴托的F本补正本, 并对补充的内容重新做了修订, 该版本于1958年在伦敦出版, 是当前比较流行的通俗英译本之一。

目前，最完备《游记》的版本是以F本为基础的百衲本《马可·波罗寰宇记》(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该书由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家慕阿德和法国的东方学家伯希和合作整理和编订，于1938年5月在伦敦出版。他们以F本为底本，补入了比贝内戴托更多的内容，并将与F本不同或增多的文字或段落以斜体字方式填入正文，在左右两侧注出其版本简称。伯希和还为此书的重要词汇作了详尽的注释，另行出版了三卷本的《马可·波罗诠释》(Notes on Marco Polo)一书。

在1309年之前，还出现了一种意大利托斯卡纳(Toscana)方言的抄本，简称T本。抄写者名叫尼古拉·底格里·奥曼尼(Nicolo Degli Ormanni)。一般认为，该版本是根据F本翻译而来的，但是也有学者认为，T本并不是F本的衍生本，而是重要的古抄本之一。

2. 皮皮诺本(P本)

十四世纪初叶，出现一种由F本译成威尼斯(Veneia)方言的版本，简称V本。1310~1314年间，意大利博洛尼亚(Bologna，又译波伦亚)编年史学家弗朗西斯·皮皮诺(Francis Pipino，又译劈劈奴、庇庇诺)根据V本编译成拉丁文本，简称P本。皮皮诺是一名天主教多明我会修士，因此他删去了一些违背天主教教义的内容。有些学者认为皮皮诺本出现于马可·波罗健在之日，节译时可能征得马可·波罗的同意。这个版本于1485年首次在比利时印行，为1477年首次印行的德文本之后第二个《马可·波罗游记》的印刷本。这个版本流传很广，哥伦布读过的就是这个本子。1824年法国地理学会也把它跟上述F本同时印行。

3. 卜铁本、五种法文改定本(G本)

1306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Philip IV, 1268~1314)的弟弟沙尔勒·德·伐洛瓦(Charles de Valois)派遣骑士蒂博·德·瑟波瓦(Thibaud de Cepoy)去君士坦丁堡。1307年，蒂博途经威尼斯，跟马可·波罗相见，马可·波罗赠给他一本《游记》抄本。蒂博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把这个抄本献给了沙尔勒，并把副本送给了朋友。此后辗转传抄，至今巴黎国立图书馆存有三种抄本，瑞士伯尔尼图书馆和英国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各存有一种抄本，目前共存有五种抄本。

法国汉学家卜铁^①对比以上五种抄本，把它译成现代法文，并用东方资料校订和注释，在1865年出版了两卷本《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游记》。这个版本就以卜铁的姓名命名为“卜铁本”或“格罗姆本”，简称G本或FG本，又称做五种法文改定本。

英国学者亨利·裕尔^②把卜铁这一法文译本转译成英文，并以它为基础补充F本和R本的内容，使其更全，再用更充实的东方资料加以注释，于1871年出版了两卷本《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阁下所见东方各国及其奇事书》，于1875年重版。1903年，法国汉学家高第^③根据当时发现的成果校订再版，附有亨利·裕尔之女的回忆录一篇，地图和插图若干张。1920年，高第又根据后来研究和发现的成果，增订注释并增加附录一卷，书名《马可·波罗阁下书》。这个版本被誉为十九世纪《马可·波罗游记》集大成之作。加入中国国籍

的法兰西人沙海昂^⑨也以卜铁本为基础，利用我国史料注释，于1924和1928年在北京出版了三卷本《马可·波罗行纪》。

4. 赖麦锡本 (R本)

十六世纪意大利地理学家赖麦锡编写的《航海纪行丛书》(Navig et Viggi)在他去世后的1559年出版，该书收有意大利文译本《马可·波罗游记》，这个版本简称R本。该版本内容较丰富，根据书前赖麦锡本人的序言，他在编写此书时，曾经使用了威尼斯人吉西(Ghisi)收藏的古拉丁文抄本，而这个抄本今天已经佚失了。R本还采纳了各种版本中的不同章节或段落，有些章节和段落还是其他各种已问世的版本所没有的，因而一般认为，赖麦锡还见过其他失传的版本。后来由于Z本发现，R本中不见于其他本中的记载很多都得到了证实。

R本一直以来都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由英国东方学家、语言学家威廉·马斯登^⑩翻译的R本的英译本于1818年在伦敦出版，马斯登在书中对《游记》的内容做了大量的注释，开了注释《游记》的先河。此后出版的《游记》的各种新译本，译者们都热衷于将考证和研究的结论加注在各自的译本中。1854年，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对马斯登的译本进行了编订，增加了部分章节，并删除了部分过时的注释，但是注释部分仍占全书篇幅的大约三分之一。马斯登—赖特版的R本是目前流行较广的版本之一，英语国家现代出版的许多《游记》通俗读本都是采用这个版本或者该版本的衍生本，如汤姆·格里菲思(Tom Griffith)主编的《沃兹沃斯世界文学经典丛书》(Wordsworth Classics of World Literature)于1997年出版了经过删除注释、只保留正文的该版本《游记》。另外，1926年出版的曼纽尔·科姆罗夫(Manuel Komroff)的编订本和1961年出版的米尔顿·鲁高夫(Milton Rugoff)的改写本，都是以此版本为底本，在删除了注释的基础上进行编订或改写的。本书所采用的英文也是在马斯登—赖特版原文的基础上，综合其他版本的内容进行修订、增补而成的。

5. 泽拉达本 (Z本)

这个版本是1470年左右用拉丁文抄写而成的，该抄本在18世纪归罗马红衣主教泽拉达所有，因此简称Z本。泽拉达去世后，这个抄本被转赠给西班牙托莱多(Toledo)的教会图书馆。1924年，贝内戴托受意大利国家地理学会的委托，走访了欧洲五十多家图书馆，调查研究欧洲各地的《游记》写本，在米兰的安布罗夏纳(Ambrosiana)图书馆发现了一本于1795年用拉丁文抄写的Z本副本，引起学术界的关注。1932年，英国学者珀西瓦尔·维克托·戴维爵士(Sir Percival Victor David, 1892~1964)最终在托莱多教会图书馆找到了Z本的原本。

据研究，这个抄本比F本及其他类似版本更好，其中有两百多段为F本所没有，而这两百多段中又有五分之三见于R本，其他部分在各版本也见不到。人们曾怀疑R本引用了至今已经失传的其他抄本，由于Z本发现，这个结论得到了肯定。1938年，慕阿德

与伯希和发表了这个抄本的拉丁文原文。

总的来说,《游记》最为重要的抄本是F本、R本和Z本。上述所有的抄本和刊本可以分成两大系统:F本、G本、P本、T本、V本,属于一个系统;R本、Z本属于另一系统,因为这后两个抄本来源于一种比F本更早、更接近原作的抄本。上述两个系统的抄本又都是来自一种已经佚失的抄本,而这个抄本又是从原始稿本抄录而来的。马可·波罗在生前的二十年中可能对《游记》某些抄本做过增订和修改,但是《游记》的原始稿本现在已经不知去向了。

五、《马可·波罗游记》在中国的介绍与研究

我国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和研究论著,从清末至今一百多年来,发表和出版了不少。目前已知的中文文献中最早提及马可·波罗的文章,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丁酉年(1837年)五月号上刊登的《欧罗巴列国之民寻新地论》一文,文中说到:“元兴初年间,意大利国有二商贾,赴于北京,其人聪明,能通五艺。所以忽必烈帝厚待之,奉龙恩归国。其人细详中国之事,令西洋人仰而异之。”该刊于1833年8月创刊于广州,发表此文时该刊已迁至新加坡。文中虽然没有说明马可·波罗的名字,但是可以肯定,该文所说的人物即是马可·波罗。

最早明确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并详细记述马可·波罗来华经历的中文文献是1853年10月在香港出版的中文刊物《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第3号刊出的《西国通商溯源》一文。文中写道:“溯前三百至六百年间,泰西国所遣东来之众,皆有陆路抵中土。盖其时尚未知有过岌水道之通径,当日抵中土首出著名之人,名马歌·坡罗,泰西各国皆称之为游行开荒之祖。……将身所阅历,笔之于书,记述成帙,当时阅者,多以为诞,未之信也。迄今稽之,始知凡所记载,均非夸谬。”

我国内地最早记述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文章,是1874年1月30日(清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刊载于《申报》第264号上求知子撰写的《询意国马君事》。同年4月(同治十三年三月),映堂居士在《中西见闻录》第21号上发表文章的《元代西人入中国述》中,也记述了关于马可·波罗的事迹。此后,各种介绍和论述有关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文章和书籍便逐渐多了起来。

自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以来,700年来关于他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早在马可·波罗在世的时候,由于书中充满了人所未知的奇闻逸事,《游记》便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而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大多数人也就不再把《游记》被视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到了近代,由于当时《游记》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尚未获得圆满的答案,如在我国元、明时期的史料中尚未发现有关马可·波罗的明确记载,以及

《游记》中对中国某些重要的事物缺乏记载，因此还是有部分人对《游记》的真实性持怀疑的态度。经过英国学者裕尔、法国学者伯希和、我国学者杨志玖，以及美国学者柯立夫等人的深入研究，许多问题已经得到合理的说明。不过直至现在，仍不断有人对《游记》的真实性提出怀疑和否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的吴芳思（Frances Wood，直译为弗朗西丝·伍德）博士于1995年出版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该书几乎汇集了以往怀疑论者提出的所有的论据，成为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观点的集大成者。

我国南开大学历史系已故教授杨志玖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永乐大典》卷19418“站”字韵引用元朝《经世大典》之文中，发现前往波斯伊利汗国的三位使臣的名字跟《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与马可同行的三位使臣的名字完全一致，从而有力地证实了《游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他将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1941年出版的《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上，文章标题为《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此后他又发表过十多篇研究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论文。吴芳思博士的书出版后，杨志玖教授为维护历史的真实性，毅然迎接挑战，在过去发表过的“诸论文的基础上，并依据论文的性质编排了次序，改正了某些错误和增删了应予补充或删节的内容，”以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终于在1999年完成《马可·波罗在中国》这部力作，澄清了历史真相，也为他的马可·波罗研究画上圆满句号。

云南大学已故教授方国瑜先生是较早对《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云南旅行部分进行研究的学者。1939年，他在《西南边疆》第4期上发表了《马可·波罗云南行纪笺证》一文，对元代云南的一些地名及其他问题作了考证。1982年，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林超民在方国瑜教授的指导下，以此文为基础，撰写题为《马可·波罗云南缅甸国行记史地丛论》一文，这篇论文以方国瑜和林超民的名义分上、下两期分别发表在1985和1986年的《西南古籍研究》上。在此基础上，署名方国瑜与林超民合著的《〈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一书于1994年出版，该书对《游记》的中国西南部分进行了详细考校，以翔实材料证明了马可·波罗的云南之行的真实性，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证据提供了有力补充。

原中国工运学院学报总编辑余士雄编审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马可·波罗，于1983年主编出版了《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论文集，该书收集了自1874年至1982年在我国发表的有关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的重要论文37篇，这是从百余篇文章中精选而来的，为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1988年，余士雄编审又撰写出版了《中世纪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一书，该书从旅游角度综合介绍了马可·波罗的来华背景、《游记》对中国各地的记载、《游记》的中外版本、《游记》对后世的影响、我国对马可·波罗的研究，以及马可·波罗的后继者等等，是一部帮助读者了解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向导。

原《中国体育报》新闻研究室主任翁一先生从1980年开始，用了20年的时间，沿着

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等18个省、市、自治区，对《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内容，逐地、逐项做了细致的实地探访、考察、比照和分析。他不仅对有确切记载，古今地名沿革清楚的地方一一作了重访，对记载不甚详明、仅有大致方位、古今地名失考的地方，也根据《游记》中的记述，结合地方史志的研究，并参考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了判断和推测，按推测的方向，作了实地考察。2004年，翁一先生的考察研究成果《行走，从帕米尔开始——追寻马可·波罗的足迹》一书出版。该书不仅具有较高科学研究价值，又是一部现代人的水文历史地理游记。

浙江省博物馆研究员鲍志成先生早在1985年在大学就读时，就以“马可·波罗笔下的杭州”作为论文选题。其后，他在就读研究生和在杭州市方志部门工作时，对这一课题作了进一步全面研究，于2000年出版了《马可·波罗与天城杭州》专著。该书对百衲本《马可·波罗寰宇记》中关于杭州的记载，进行了对比、互证和考释，不仅用丰富翔实的中文资料，尤其是杭州地方史料，以及当时其他西方旅行家对杭州的记载和描述，来对证马可·波罗所说的杭州的方方面面，而且还考证和介绍了马可·波罗来杭州的次数、时间，在江南地区的行程路线及其所记的浙江其他城镇等，全面客观地反映了马可·波罗在杭州游历的真实性。

除了以上几部研究马可·波罗的重要专著外，近年来有关马可·波罗的各种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蔡美彪研究员的《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一文，从各方面论证马可·波罗是一位鞑靼商人，这是马可·波罗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南京大学历史系陈得芝教授的《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马可·波罗补注数则》及杭州大学历史系黄时鉴教授的《关于马可·波罗的三个年代问题》，对马可·波罗生平的各个年代日期作了精确的考证。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张宁先生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大都文明》，将《游记》中所描述的元大都与北京考古发掘资料和中国史籍作了详细对照，印证了马可记述的真实性。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党宝海博士的《马可·波罗来华新证——三个内证》，从马可·波罗所述东方离奇传说和汉文化区日常生活入手，举出了马来华的三个新的证据，即马可所述回鹘不古可汗诞生传说、蒙古政权拆毁汉地城墙及忽必烈路边植树法令，均可与同期的汉文、波斯文史料相映照，等等。

针对吴芳思博士等怀疑论者对马可·波罗来华提出的质疑，黄时鉴教授和杭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龚纓晏合作的《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兼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陈炳应先生的《也谈〈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问题——从欧洲两部新著谈起》，以及党宝海博士在2003年接受《科学世界》杂志记者的采访中，都对怀疑论者提出的质疑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

1991年10月，适逢马可·波罗离华回国700周年之际，由中国国际文化书院、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北京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联联合在北京举办了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我国百年来第一次召开的马可·波罗国际学术会议，也

是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性的马可·波罗学术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意大利、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和代表达80余人，研究马可·波罗学的著名学者大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学者们提交会议的论文被汇集成《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论文集，于1995年出版。

2000年8月，由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元史研究会及香港教育学院共同举办的“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英国、意大利、瑞士、日本、韩国、克罗地亚等国及中国各大学、科研院所、机关团体及新闻出版界的60余位学者专家。这次讨论会共收到学术论文59篇，与会学者专家围绕马可·波罗来华与否、马可·波罗及其《游记》、《游记》所描述的13世纪中国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交流。学者和专家的论文和发言反映了世界范围内马可·波罗研究的最新成果，大部分论文都收集在中国元史研究会编、邱树森和李治安主编的《元史论丛》第8辑中，该文集于2001年出版。

六、关于本书

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我国曾经出版过几种《马可·波罗游记》的中文译本。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译本年代离现在过于久远，当时翻译过来的语句大多采用文言文或者半文言、半白话的表述方式，现在阅读起来难免晦涩拗口，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普通读者的需要。而且在当时，获得信息方式不如现在通畅，外国的人名和地名没有统一规范的译名，遇到这类名称时，翻译出来的既不是现代通行的规范译名，也不是中文史料中所记载的名称，比如有的旧译本中将最重要的地名威尼斯翻译为“物搦齐亚”，将人们所熟知的传说人物亚当译作“阿聃”，令现代的读者阅读起来感到莫名其妙。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两种译本，文字上虽然是比较标准的现代汉语，阅读起来相对比较通顺，但是其内容涉及专业知识和历史名称方面，却存在更多的错误，不能让读者从《游记》中获得正确的信息。关于这两种译本所存在的问题，余士雄编审和党保海博士已分别作过详细的阐述，读者可从书后的《参考文献》中查找相关信息，在此不再赘述。此外，以上这些译本中还有一些共同的翻译错误，比如在这些译本中的很多章节说到居民靠土产果实(或水果)为生，笔者阅读时开始不解其意，后来查对英文原书才发现原文为fruits of the earth，此处应译做农作物或粮食。有鉴于此，笔者应约重新翻译的这部世界名著，力求在文字表达和历史史实两个方面都做到准确无误，并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出版。

上文已经说过，本书主要采用的版本是内容相对比较全面的赖麦锡本(R本)，英文部分以比较流行的马斯登英译、赖特修订、于1854年出版的英文版本为底本进行了重新编订，参照其他几种版本替换掉一些古旧、过时英语词汇，将一些历史名称的拼写方式改为比较通行的英文拼写形式，如将Grand Khan改为Great Khan，并从F本和Z本中补充进一些R本中所缺失的重要段落和章节，R本中有个别部分所叙述的内容在史实或文字

等方面不及其他版本的，则按照其他版本的内容做必要的修改，如第二卷第8章《大汗的宫殿》，即是按照F本的叙述结构重新编订的。

《游记》的最初稿本没有分卷章，现在看到的各种版本所列的卷章和标题都是后人添加的。各种抄本在传抄和翻译过程中，由于各抄写者、转译者或编订者对《游记》内容的理解和考虑角度不同，在卷章划分上也有很大差别。有的版本分卷不分章，有的版本在章节划分上过于零散。相比于其他版本，马斯登—赖特版的章节划分比较合理，基本上保持了马可·波罗所述的每项事物或事件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只有个别章节的内容显得略长，也有个别地方将同一内容划分成若干章节。该版本各章的编号后没有标题，而是列出本章的内容大纲。科姆罗夫和鲁高夫等人在对这个版本的《游记》重新编订和改写时，一味按照其他版本的章节划分形式对该版本重新划分章节，致使各章内容变得十分琐碎，如在叙述成吉思汗事迹的几个章节中，有的章节只有一句话，聊聊两行，破坏了内容的完整，而他们按照内容大纲提炼出来的标题，有的层次不清，有的文不对题。为了避免出现以上这些情况，也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对个别内容过长或划分过细的章节进行了重新划分或整合，并重新精简、提炼了各章的标题文字。英文原文每章未分自然段，这会使读者阅读时容易看错行，译者根据内容和现代阅读习惯划分了自然段。

在历史名称的翻译方面，如地名、人名和各种事物的名称，本书主要参照我国宋、元、明时期的古籍或中外史料中所记载的名称做为译名，而在古籍或史料中找不到的名称，则采用现代通行的译名或辞书中所列的规范名称来翻译。另外，关于本版本原编者的名字Ramusio，一些学者习惯译为“拉木学”，而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所列的词条中，按照地理学界通行的译名，均译作赖麦锡，因此本书采用后一种译法。

英译者马斯登在他翻译的《游记》中做了大量注释，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学术研究的发展，中外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使英译本注释中的很多结论显得过于陈旧。为了使读者更清晰地了解《游记》中的内容和史实，本书删去了英译本的注释，而另外结合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文古籍和中外文史料，以及笔者在翻译中的最新发现，对《游记》中的词汇重新进行了注释。对于古地名，注明所用译名来自何种中文史料，并注明今为何地，如果《游记》中的地名与今地名相同，则注明地名所在的方位；对于重要历史人物，注明其生活年代和主要事迹；对于重要历史事件或传说，简要注明事件的史实或传说的来龙去脉，或者引用古籍和史料中对此事的记载作为印证；对于宗教、民族、古迹，以及特殊的生活事物、动植物或自然现象等各类专业名词，则做简要的知识性的介绍，以便于读者阅读。由于本书为一部中英文对照读物，而非专门的学术研究论著，限于篇幅，对于注释所参考的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再一一注明出处，而将所参考的研究论文列于书后的《参考文献》中。